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十九日 星期三 ZINSUI RHBAO 第一版

關於支付花料通知

去年黑豆歉收，各地公粮收到黑豆很少，如强要黑豆，群衆即須買黑豆交，但有些機關及過往牲畜吃料全要黑豆，因此引起很多困難，今後各地區村公所，可盡量準備些雜粮，如高粱、大麥等，搭配支付，各機關部隊及過往人員，不得强要黑豆，區村支給什麼即用什麼爲盼。

邊區行署財政處
軍區供給部

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社址：山西興縣

原名：抗戰日報 | 第一三七一號

下川坪勞動人民大翻身

消滅封建分得土地

群衆改造了村政權、農會及民兵

（本報訊）保德下川坪群衆眞正開始覺醒與組織起來，封建惡霸的統治基本上已被打垮。月初反惡霸鬥爭大會期間，高家惡霸仍圖推卸罪責，說什麼：「如果沒有韓振港的壞領導，和高猴的翻弄、跑腿，他家絕不會出這樣多的壞事，還可能把村事辦好（？）」還曾迷糊了很多群衆的階級認識，於是先在十多個積極份子中展開漫談，追蹤陷害群衆的總禍根是誰。大家翻出高家惡霸近百年的底子，三代光人命就害了十二條（初步統計），一切錢財都是侵佔詐來的，他們在偽政權下依然用盡一切卑鄙無恥的陰謀詭計，以保持其封建統治，拿金錢美女收買幹部，豢養走狗，來壓榨殘害勞動人民，六十四歲的韓王禮，原來只痛恨狗腿高孩爲淫了他的媳婦子，討論後說：「高家害了幹部害群衆，是出壞的總根根。」但多數農民仍只認爲只是幾個人壞，而沒認識到這乃是封建勢力與勞動人民生死鬥爭的問題。於是又進一步挖窮根、訴慘苦。郝亮孩說：「我家老人借了高濤地主銀子惠家錢，年年做關的還利錢還出不夠，還得連地都賣了。」他認識到：「天下烏鴉一般黑，地主惡霸都是壞傢伙。」郝拉生氣恨地說：「咱窮得在本村爬不住，跑到青草溝、開耳溝，前後攬工二十年，還是全家挨餓受凍，沒一條被子，露着肚子光身睡覺，不是咱沒本事賺得少，都是叫地主刮上走了。」他弟弟富生接着說：「舊社會就不講理，地主是錢大膽大，越欺人越有錢，越有錢越欺人，高家惡霸就是這個壓迫階級裏的一家典型人。」經過這種討論，群衆認識到必須徹底消滅封建勢力，同時認識到群衆必須堅固地團結組織起來。隨即徹底鬥倒了農會、民兵，改造了村政權，新選貧農郝亮孩爲村主任，貧農郝祿艾爲農會幹事，僱工郝拉生爲民兵分隊長。全村四十五戶人家，即有十二戶中農，二十六戶貧農（共三十四人）自願參加農會，二十個青年農民參加民兵。郝照、郝步雲、郝丑皮、郝繼奎四戶爲中農，也自動要求參加了民兵。他們說：「不怕地主惡霸的厲害，就怕咱農民不齊心！」以前怕高家惡霸報復，不敢要賠償損失的人，也勇敢起來了。隨又選出五個代表，向高家惡霸展開經濟上的清算，並即進行土地改革。二月十三日，四十多個農民背着毛口袋，買着大響，在農會的領導下，去高家惡霸清算，十五歲的侯狄如樂得跟上大人們張口袋，六十多歲的劉三林一邊裝糧，一邊向惡霸高家說：「你們幾輩子不勞動，酒壺壺，肉碗碗，這個擊饅子該是滿了吧！我們窮受苦的農民現在要翻身抬頭了啊！」在這次鬥爭中，計共算出土地七十三垧半、房廿間、窰五孔、羊五十隻，細米三十餘石。韓振港非法竊取的院子一所，地十五垧半，無條件分配給貧苦農民。隨同向其他地主算出的土地及富農的出租地和大垧戶地，全村農民都已有了足夠的土地（過去最貧苦的農民現在每口人平均也有三垧半到四垧地）。全村春耕中口糧、籽種困難，也已全部解決。現正準備再買耕牛四條，徹底解決該村烈抗屬及貧苦農民的畜力困難。（王秀、郭啟學、梁明）

七支隊新戰士

射擊技術進步很快

（本報訊）某部七支隊一批新戰士，經二十天練兵後，舉行技術檢閱，民主選舉學習努力的新戰士四十二名，實彈射擊（五十米距離，五十生的靶，每人兩發），成績驚人，發彈八十四發，命中七十七發，佔百分之九十點六，其中二營新戰士更百發百中，無一脫靶者，大大提高了新戰士練兵信心。射擊手座談經驗，一致感到射擊技術飛躍進步的原因：一、幹部和新戰士的具體幫助，新戰士高文彬不會抵肩窩，班長常守候鍛自脫了衣服教給他抵法，並臥在掩體裏教給他瞄準擊發整系動作，因此新戰士進步很快。二、練兵中按不同程度，分組學習，丙組學瞄準，乙組學瞄準擊發連系動作，十四歲的開桂山在丙組學了五天瞄準，成績很好，班長就把他升到乙組，新戰士吳喜嚒開始瞄小靶，班長見他瞄的不錯，就教他瞄環靶，這樣根據新戰士進步的情形，及時教以新的技術，打破同一進度的形式主義作風，對提高新戰士練兵情緒作用很大。（修鐵夫、時思明）

社論

論下川坪案件

下川坪血案，是地主惡霸竊奪民主政權，殘害勞動人民的一個典型案件。它充分揭露了地主惡霸的兇殘面目，證明反動派封建勢力是人民的死對頭。它同時暴露了我們工作中嚴重脫離群衆的官僚主義，這是沉重的教訓，是我們的一面警鐘。像下川坪工作中發生的缺點與錯誤，在我們邊區其他各地也可能也會有的。我們每一個同志，應因此大大的警醒過來，十分地警覺起來！

今天看到下川坪地主惡霸的垮台與群衆的發動，我們感到無限的愉快與喜悅，但是像死有餘辜的高登雲及被押解縣府的高樂爾等殘暴血腥的惡霸殺人犯，我們永遠不能忘記，他們殺害了我們許多勞動人民，謀死我們有功於民族國家的退伍軍人，姦污了許多勞動人民的母女、妻子、姐妹，他們給予下川坪群衆精神上物質上的損害是無法補救的啊！而高家惡霸的問題，也絕不是幾個壞人的問題，正如下川坪群衆所認識到的：「高家惡霸就是這個階級（指地主封建勢力）的一家典型人。」這些反動派，這些地主惡霸封建殘餘，即使在人民已掌握了政權的解放區，他們也不會自行放下武器或甘心屈服，他們絕不甘變成綿羊，相反的，他們用盡一切無恥可惡的詭計，時時刻刻想竊奪新政權，壓榨勞動人民，保持其統治，他們是時刻陰謀一變天復辟的啊！

然而，我們有堅强的人民政權——共產黨及其領袖英明的領導，我們有永遠不可戰勝的强大的人民解放軍，我們勞動人民更有自己的民主政權，我們正在普遍的進行土地改革，封建殘餘勢力，必須消滅，只要我們眞正的發動起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群衆，團結起來，任何惡霸都必須向人民低頭屈服，一切地主惡霸不足畏，可怕的是我們領導上的官僚主義，脫離群衆；以及混進革命隊伍中的投機份子，假公濟私，勾結惡霸，像韓振港那樣，背叛人民利益。又如保德縣政府機關，竟爲惡霸撒開蒙蔽之久，而且不僅如此，當問題發現之後，當群衆自覺起來要求徹底清算鬥爭那些惡霸的時候，他們竟則將問題拖延而未立刻滿足群衆要求，[illegible]。對這些事件，在[illegible]過程中，該縣主要負責同志，仍不肯親自動手，來領導群衆，[illegible]何等的冷淡，[illegible]。我們希望他們[illegible]下川坪問題的解決，對此種嚴重脫離群衆的錯誤態度，[illegible]，應該切實的加以檢討與批判才是。

在此次下川坪群衆控訴大會上，群衆所揭發出的高家惡霸之滔天罪行，已足使人髮指，[illegible]罪不可逭。然而當群衆要求自行處理那些[illegible]惡霸時，卻拒絕了群衆的正義要求，而在所謂「送交政府嚴辦」一下，結束了大會（見二月十五日本報二版通訊）。以及當問題初發現時，[illegible]，這樣久一次[illegible]我們某些幹部，[illegible]。

我們的政府是[illegible]群衆辦事的，[illegible]我們的黨和政府，我們的一切，應以勞動人民的利益爲出發點，[illegible]有了一切。自然我們的法律，就是人民的法律，[illegible]

[illegible]在此次下川坪案件的發現及處理過程中，[illegible]的同志，是有教訓的，[illegible]以上的幾點，[illegible]

村長張保宏同志

函覆賀司令員

決心把工作做得更好

（本報訊）三區曲峪村村長張保宏同志，看到二月四日本報載賀司令員給他的致謝信後，極爲興奮，張村長特函覆本報向賀司令員致謝意。函中提到村裏還有一些烈抗屬、復員軍人及貧苦農民沒有徹底翻身，深感不安，他決心以大力加强工作，把工作做得更好，來回答賀司令員。

綏南榆樹梁戰果

俘傅軍團長一名

殲營長以下一百人

（新華社綏蒙十四日電）二月七日綏南涼城之榆樹梁戰鬥，[illegible]戰果如下：計活捉一零一師補訓師第二團團長李思誠（前誤爲營長）以下三十一名，斃傷營長以下一百人，繳機槍七挺，小砲二門，步槍六十餘支。

傅頑苛徵勞役重

紅河居民無衣食

（新華社綏蒙十七日電）和林之紅河沿岸，經傅軍搶掠，今已滿目瘡痍。農民過新年，以山藥蛋及莜麥糠度日。缺少禦寒冬衣，不敢出門，河岸及村邊之樹木，早於去秋被傅軍砍光修築工事。民房亦多被拆毁，荒涼已極。人民負担極重，出賦徵省徵借及省縣公粮均以小米計算，雜粮以二斗折一斗，該地不產小麥，鄉保款更無法統計。去秋小紅城[illegible]，死一鄉長及鄉兵，即向人民徵款一百五十萬，老百姓說：「活着是害，死了還是害。」傅匪强迫人民修築碉堡，規模甚大，小紅城修築四個月，周圍數十里居民均被徵調前來，許多人連續勞死，一月三十日八路軍攻克小紅城之堡壘，擊斃王桂蘭子及大小紅城之傅軍郭長浦部，[illegible]群衆莫不欣喜若狂。（武不亮）

崞縣官地村地主
利用「一貫道」破壞群運
群眾再不受騙起來清算

（本報訊）崞縣四區官地群眾運動中，封建地主利用其迷信組織「一貫道」，大肆造謠破壞，企圖阻止群眾對地主的清算。「點傳師」郎顯堂等通過其「一貫道」組織，在群眾中散佈「參加清算要受『天罰』」、「有『良心』的人不參加清算」，以及青年不要參加八路軍，婦女不要參加紡織等等一套鬼話。爲揭破地主此種陰謀，我工作同志即耐心爭取被「一貫道」矇蔽的貧苦群眾，以事實揭露地主利用「一貫道」迷信的虛偽面目，如「一貫道」既是「普救世人」，爲甚參加的人要交二元白洋？既是「行好積德」，爲甚「點傳師」郎顯堂一人那麼多地不交給貧苦沒地的人種，爲甚他們每天吃好的叫別人受饑餓？同時說明地主是利用「一貫道」籠住群眾，不叫清算就是不叫群眾翻身，不叫青年參加八路軍，就是要讓閻錫山再來欺壓老百姓。經過這種教育，一個被欺騙入了「一貫道」的元老漢首先醒悟過來，並揭發別人，起來揭發地主利用「一貫道」的罪惡。郭全秀老婆死了，「點傳師」郎顯堂說花十二元白洋入上「一貫道」就能再見老婆，結果被騙走了十二元；楊有田的女人被騙白白給「點傳師」黃三旺制了五天莜麥。他們經訴後覺悟提高，向黃三旺及其他地主進行清算，許多被騙入了「一貫道」的貧苦群眾都分了地，因此農會擴大了，民兵與婦紡亦有了初步開展。（本）

塌土堆，選擇主辦[illegible]分配給十八戶[illegible]，一戶民兵和一戶後[illegible]，大家又弄下六[illegible]給他們住。群眾得地後，大家[illegible]要防止壞人搗亂，提出組織農會，當[illegible]

二十九人報名參加，現該村已經開始進行生產準備，決定買牛四頭，制布機三架，小型紡綢班也在籌劃中。（劉[illegible]、[illegible]功）

忻縣擴幹會上
檢討土地改革中的思想作風

（新華社[illegible]門十六日電）歷時七天的忻縣擴幹會上，對土地改革中的思想作風問題，進行了自我批評。路東四個區，在閻頑軍犯擾下，損失甚大，領導路東工作的同志自我批評：是由於「領導思想上存在着山頭主義思想，以及單純的依[illegible]軍隊打開局面，沒抓緊時機發動群眾，只是幾個光桿幹部進行對敵鬥爭。」路西新老區的幹部也檢討了：「擁個大樹就行」和「大致沒問題」等自滿的思想。某些同志對自己自私忽略思想的揭露，更給到會者很大教育。某村農會秘書王某反省出：「新政權和群眾幫助我翻了身，我卻忘了本，要奸取巧，少出負擔，還受地主賄賂，私給地主減了三十多分公糧，招致群眾的反對。後來我給群眾退了多分得東西，又承認了錯誤，群眾也原諒了我。」另一村農會秘書賈某說到因受頑軍及地主的威脅，就怕「變天」，工作不幹，包庇地主，幸得工作團幫助他[illegible]，才糾正過來。六區一個村農會秘書三次强迫群眾給地主退地，一直沒改正，這次會上聽了堅持對敵鬥爭的典型報告，慚愧地說：「我是害怕頑固來，今後再不做這沒骨頭的事了。」大家對領導上的官僚主義作風，及某些幹部的不團結也提出了批評。（薩白濤）

憶過去長工生命不如狗 看今天群眾覺悟力量大
——河曲潘家山複查土地——

（河曲訊）六區潘家山從階級教育着手，進行土地複查。去冬該村土地改革，由於領導上抱着單純完成任務的觀點，一切都由幹部作主，根本沒有發動群眾，地主淨拿出的是壞地，群眾怕變天不敢說。這次區上負責同志到該村工作，分派幹部向群眾宣傳耕者有其田政策，經過兩天醞釀，發現群眾變天思想很嚴重，就在冬學裏發動回憶運動，全村四十五個中貧農全部參加了，其中有二十一個都是長工出身，大家都沉痛的回憶過去悲慘受壓迫的生活；貧農楊留小說：「我家三輩子攬長工，但是窮人的命，還不如地主家的一條狗，想起他在十五歲的時候，地主家養的五條大狗跑來咬他，他不留打壞了一條狗腿，地主就把他提上耳朵，一步一棒的打回家裏，綁在牛圈門上，罵着狗死了要他頂命；他爹求死求活的向地主說情都不行，最後還是把狗腿治好，才算完事」；他說到這裏眼淚汪汪而出，其他到會群眾也都傾吐他們過去各種不幸的遭遇；接着就發動群眾討論時事，馬成海聽了敵我力量的對比後說：「咱以前甚也不知道，剛才聽了我們有力量打垮蔣介石，我就想到年時給我分的地，都是些賴地遠地，那時咱怕變天，如今翻清楚了，那可不行，」這一下打動了大家的心，衆人說：「非要想翻身，沒好地不成，非重開不成。」這時大家解開了變天思想顧慮了自己的翻身，馬計盛興奮的說：「把這變天思想打倒吧，就拿咱村比，盼着敵佔回來的人只有幾家地主，只要大家團結起來還怕他們甚呢？」會上群眾情緒高漲，一致要地主退出霸的，重分好地，當時選出七個群眾代表，到地主家重新清算，又算回四十七垧土地，也向富農馬志狀調換了九垧好地，全村九十餘

臨八區
耕牛缺少一半
幫助貧苦農民解決買牛資本與草料困難

（臨縣訊）根據各村幹報材料，目前八區耕牛極端缺乏，西林家峁村六十多戶，一千餘畝地，沒有一頭耕牛；河東村六十多戶，九百餘畝地，只有耕牛一頭半，以上兩村共缺耕牛八個半。全區有五百頭牛才能把地耕完，現只有二百九十頭，尚短半數。針對上述情況，區村幹部會上研究如何發動群眾買牛的問題，大家認爲有以下困難：一、草料缺乏，因去年[illegible]的很多，收下的草還不夠公草。二、群眾怕買下牛要頂抗勤。三、缺乏買牛資本，準備僱牛耕。因此會上明確規定今年的耕牛一律不派抗勤，用算賬教育發動貧苦群眾籌款買牛，並要求縣上把公草撥一部份款子，以便解決草料的困難。現林家坪已動員了三個人到興縣方面買牛，因缺乏資本，從去年反貪污款中幫助了一部份，又在群眾中發動了五借款（必須出於群眾自願——編者），其它村子也正在動員群眾買牛。（子奏、啓明）

臨縣趙虎寨
强迫指定發生逃跑 提高覺悟自動參戰

（臨縣訊）四區趙虎寨組織參戰隊，開始因領導上沒有從提高群眾思想去做，群眾不了解參戰爲啥了，存在許多顧慮。第一批參戰隊是由村長、指導員、中隊長、農會秘書照擬民兵、自衛隊名單[illegible]，個個去動員的，不管願不願，有些什麼問題就編起來，結果四十個人到了參戰地點只剩十七個了。這次重新組織，從提高群眾覺悟着手，群眾會上青年主席郭高爾助說：「我還沒共產黨新政權翻了身，從前什也沒啦！現在買到山地十幾畝，回贖了水地二畝，參戰到前綫，幫助軍隊打勝仗，才能保住我的翻身利益的。」大家都回憶起閻錫山統治時的饑餓生活，到會六十餘青壯年，有四十五人自動報名參戰。組織時根據群眾自願，領導上只把個別不合適的調劑了一下。五人一小組（內有幹部民兵一人），三小組一小隊，三小隊一分隊，設分小隊長領導，現已組成一百四十人的參戰隊，分三批輪流參戰。過去前方參戰與後方生產結合的不好，民兵分隊長爭着參戰三十多天，代耕的莊稼沒種好，反把下七十多個工。這次規定分三批回家代耕，前後方統一記工，都訂了紀律，參戰[illegible]不開小差完成任務，代耕要先給參戰人作務好，否則賠償。婦女們去不願意兒子丈夫去，這次也召開了歡送會，進行了教育。[illegible]。（王夫奕）

村指導員趙萬金同志 担架隊領導得好

（[illegible]石訊）五區高家莊担架隊，在該村指導員趙萬金同志親自領導下，一路無一人逃跑，順利完成了任務。趙萬金同志事先在群眾中進行了教育，組織了二十七付担架，參戰隊出動時，其他幹部立即分頭下鄉解決參戰隊家裏柴草、牲畜等困難，參戰隊到達目的地後，趙萬金同志一面派人找房子，一面向大家教育不要違犯群眾利益，休息下來便幫助群眾砍柴、担水，給三家抗屬就砍了七百多斤柴，晚上又利用時間開小組討論會，大家深刻認識到前方戰士是爲保衛人民的利益而艱苦奮鬥，更增加了每個人對傷員的愛護，一致提出「行動要快」「爭取時間搶救傷員」的口號，傷員下來時便擁到跟前扶着抬，民兵鑽窪窪看到傷員蓋得單薄，把身上穿的皮襖脫下來蓋上，經領導上表揚以後，大家更愛護傷員了，一個閻頑受傷士兵被我救下來時，大發脾氣，王銀虎一氣把自己的皮襖給他蓋上。一面宣傳我軍優待俘虜政策，閻頑受傷士兵感動的說：「你們這裏的老百姓實在好。」他表示傷好了一定要參加八路軍，打擊反動派。（薛明燾、任全華）

更正

二月五日二版：「六分區集中大量幹部，爭取春耕前完成土地改革」報導內，「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幹部」，係「百分之八十五」之誤。

榆樹梁戰鬥
之向

二月七日早晨，涼城南五六里的山樑上，傅頑軍的機槍和小砲就斷斷續續的向[illegible]亂打。直到中午過後，我[illegible]部隊兵才從距涼城十里地的村莊集合起來，[illegible]。從一早就上[illegible]，約有四百人，[illegible]的步兵，剛[illegible]，傅軍散兵中[illegible]，傅軍官[illegible]，我戰士們心頭火[illegible]，一部[illegible]北山[illegible]，切斷了後邊[illegible]，六七十個敵人一齊擁入山坡上，水冲下的一個窪地，約有三四間房大，周圍有半人深的土牆，傅軍就利用作「陣地」，機步槍、手榴彈齊發，以密集火力向我抵抗，企圖等待涼城敵人增援，我[illegible]到北邊山梁上的[illegible]兵，又返身冲下來，某連副連長趙吉[illegible]冲在前面，突被一粒子彈把他的[illegible]打掉一塊，他手[illegible]一槍[illegible]中了[illegible]一個傅軍的頭部，打的腦漿迸流，[illegible]十來個的一夥，很快就被我打死的打死，俘虜的俘虜，立即又[illegible]徒步冲向那個大坑，我軍從四面八方將坑裏傅軍團團包圍起來，相距都不過四十到六十米遠，傅軍的手榴彈落在指導員[illegible]其仁的跟前，炸了，他滿臉灰土碎石，他用手在背上摸了一把，看看沒有血跡，又[illegible]冲上去，[illegible]的槍聲和手

活捉頑團長
——榆樹梁戰鬥插曲
之向

當傅軍退下去時，某連五班長李八義帶領着四個戰士，發現五六個穿黃衣服的傅軍。他們就飛跑追趕上去，看看快要追上時，李八義的飛腿被傅軍打斷一條腿，李八義徒步趕上去，傅軍已鑽到山坡邊一個獨立的院落裏，盲目的從院裏投出手榴彈。李八義同志卻繞到牆後，扔進二個手榴彈，傅軍從屋內打了一槍，跟着開了門，露頭就被我隱蔽在牆邊的戰士張喜才一槍打倒一個，大叫「繳槍」！隨着從屋內丟出三支槍來，三個俘虜站到院裏來。當李八義等一進院時，就看見窗台上放着一雙黃泥帶皮的大手套，旁邊扔着一個手槍套子，就問俘虜們：「誰背的手槍，屋裏還有什麼人了」他們都畏畏縮縮的不敢說，只是一邊指點，一邊低聲說：「屋裏沒有一個」，但戰士進去一看，屋裏坑上地下並無一人，又問俘虜，他們指點在[illegible]倉子下面。原來那個屋子從當屋地上：沒有一個黑門，正牆下面老百姓用磚石壘了個小倉子，上面用木板蓋住了，我們戰士摸去，向那個倉子打了一槍叫喊「還不出來」。倉子裏答了話，鑽出一個人來，年紀約四十多歲，穿着黃色細布制服，下邊是西式褲，過去一檢查，裏面還是羔子皮襖，但他堅決的說他是營長的「傳令兵」，直到帶回來後，所有的俘虜都認識他，他是一零一師輜訓師一團的團長李思誠。

勞動人民翻身行列中的雄偉大軍

解放區千百萬貧苦婦女 熱烈投入土地改革運動

翻身婦女家庭和睦勤勞生產積極支援前綫

（新華社延安十六日電）解放區千百萬貧苦婦女，熱烈投入土地改革運動，成爲中國勞動人民翻身行列中一支雄偉的大軍。各地材料顯示：由於婦女幾千年來受盡各種殘酷的剝削和封建壓迫，她們迫切要求經濟翻身和政治平等，因之，在運動中的積極性，並不弱於男子，膠東有五十萬婦女參加了土地改革運動，分地五十萬畝。冀中饒陽、任邱等九縣三百八十八村，就有十三萬七千五百餘婦女參加了運動，佔全體的半數。冀南寧南一個縣（新縣，寧晉南），即有五萬餘婦女參加鬥爭。甚至太岳山地沁□縣七十一個偏僻的鄉村，也有一萬四千餘婦女湧入翻身運動。很多貧農婦女拆着鞋底，東家串，西家跑，互相商量怎樣向地主要回土地。若干地區，婦女甚至代替了她們的丈夫參加鬥爭，井陘縣康莊劉發芳的丈夫是個獃子，不會言語，她就帶着孩子，在訴苦大會上和地主說理，分得土地五畝。在運動中，湧現出大批的婦女英雄和模範，成爲羣衆中新的領袖和骨幹份子。冀中大城縣大流源村李鳳牛的母親，被地主壓迫了一輩子，在控訴會的頭兩天，她聯絡了三十八個婦女和八十多個貧苦農民，開了控訴預備會，被大家選爲「訴苦領袖」。冀南永智（原山東清平縣）縣上東村張氏領導訴苦，喊口號，成爲本村分地運動領袖之一。膠東各地清算委員會與分配委員會，婦女委員佔半數，都是運動中有力的核心份子。

在土地改革運動中，婦女自己的組織——婦聯會也得到改造和發展，以前許多地區的婦聯會只是一個空架子，會員很少，其中還有許多是掛名的會員，經過運動，婦女覺得入了會有人撐腰，就敢鬥爭，農民也覺得婦女入會有實際利益，從而鼓勵自己的妻子媳婦，因此婦聯會有了廣大發展。冀南寧南縣在運動中改革和建立了三四一個婦聯會，入會婦女五萬餘人，永智縣三十五個村有三千六百餘婦女參加婦聯會，井陘康莊在訴苦運動三天中，就發展了新會員四十五名。

家庭和睦勤勞生產，是土地改革後農村的新氣象，許多地區婦女召開「想想會」，提出「人都是人，誰也不欺負誰」，「婆婆媳婦勤生產，家庭過好光景」「婆媳和睦」，「妯娌和睦」等口號，聯系對照過去舊社會時的悲慘生活，大大提高了婦女的政治覺悟。

婦女翻身後，熱烈支援自衛戰爭，母親送兒、妻子送郎上戰場的動人故事，比比皆是，膠東五龍縣（新縣，萊陽南）婦女送子勸夫參軍者有一萬零四名，山東臨沂某莊李大娘王大娘親自把兒子送到部隊，再三叮囑：「好兒子，去吧，不和平別回來。」陝甘寧邊區靖池元城區趙克義的媳婦勸丈夫參軍，臨別時，鼓勵他說：「我在家勤生產，打垮蔣胡反動派再回家團圓。」許多婦女熱烈參加後勤工作，山東各地入冬以來，共縫製棉軍裝××萬套，做軍鞋××餘萬雙。臨沭（新縣，臨沂東）埠子村自動領作棉衣一百廿一套，十五歲小姑娘和六十多歲老大娘都爭着日夜趕製，不到兩天，全部完成。晉北沭陽×區婦女一週磨麵七十萬斤，在人民解放軍經過的地區，婦女們自動組織洗衣組，設立茶水站，看護傷兵，慰勞行人，成爲支援前綫的重要力量。

平漢前綫我軍自衛反擊

再克徐水漕河兩車站

豫東太康城亦再度解放

（新華社晉察冀十六日電）正當蔣軍自平漢北段西犯侵佔易縣，進窺易水南岸塘湖鎮之際，平漢前綫八路軍實行自衛反擊，於十三日晨再度解放保定以北漕河徐水兩車站及其附圍蔣軍據點田村舖、荊塘舖、劉祥營等三處，殲滅以上各地蔣軍全部。

（新華社冀魯豫前綫十六日電）豫東太康縣城九日（前電爲十一日）被國民黨交警縱隊及太康保安團一度侵佔，當晚復爲八路軍收復。蔣軍侵入該城前後僅六小時。又十四日，八路軍主動撤離魯西南城武縣城。

一週綜合戰報

隴海路展開增援阻援戰 敵後游擊戰進入新局面

本週主要戰場仍在魯南。北綫王耀武强令雜牌軍獨守纔部孤軍由萊蕪南下，企圖配合正面攻勢，迄今仍被阻於蒙陰西北二十餘里地區，且其縮長之交通，時有被切斷之虞。南綫叛變人民的郝鵬舉，已受到了應得懲罰，投蔣僅十一天，即被人民解放軍生擒，其總部和二、四兩個師全部就殲。中央社過去曾吹噓郝部叛變對魯南蘇北戰事發生重大影響，現在一團高興全部落空。蔣家空軍連日濫炸臨沂及魯南各城鎮，死傷和平居民百餘人，激起山東人民的無比憤怒。魯南戰爭仍在繼續發展中，連日中央社謊言「戰果」，大肆宣傳，可是合衆社卻看到國民黨實際上在臨沂區吃到嚴重的敗仗，很多蔣軍被擊斃被俘，士氣極爲低落。

在魯南戰場的側背——徐州以西的隴海路上，正展開了增援和阻援的戰爭，劉伯承將軍強大兵團，橫斷了隴海鐵路，使蔣軍第五軍和七十五師等部被困在商邱民權一帶，並且在緊接收復杞縣、鹿邑、柘城、睢縣、太康五城（按太康曾於九日一度撤離，六小時後即告收復），殲敵萬餘人之後，又於九日同時收復睢縣寧陵兩城，在隴海路南側開闢了二百餘平方公里的新地區。

這一週收到的戰報，顯示敵後游擊戰開始進入了新的局面，游擊兵團積小勝爲大勝，從堅持小塊解放區發展爲恢復大塊解放區，同時並能利用蔣軍兵力薄弱，攻入較重要的城市。

冀東人民游擊隊在四日一舉收復臨近秦皇島的前馬坊，三日至五日內相繼攻克喬河、王家坡、安平鎮、羅屯、陳辛莊、河西塢以及寧河以東的板橋鎮，平津公路被切斷，七日十日，復一度攻入寶坻，逼縣及其車站，平津兩市大爲震動。

蘇皖[illegible]守着幾座空城，「政令」不能出城，蘇中人民游擊隊僅在興化一地，自上月下旬以來，即拔除東鮑等十餘據點。淮北人民游擊隊收復泗縣宿遷間的歸仁集、界頭集，泗縣睢寧間的雙溝集、張集，泗縣的曹圩等重要村鎮，淮海人民游擊隊也拔除陸集古寨等四座據點。在以上大小戰鬥中，共殲敵三千多人。

這一週內，人民解放軍收復睢縣、寧陵兩城及平漢北段徐水、漕河兩車站，蔣軍侵佔單縣、易縣、城武三城。（九日至十五日）

滬大公報民意測驗

大多數反對蔣憲內戰

（新華社延安十七日電）上海十二日訊：大公報公佈該報發動的民意測驗的全部結果。五週來，收到投函四一三封，參加測驗人數爲五八六人，參加者多爲大中學生及公務人員。測驗結果：反對美軍駐華者五三八人（百分之九十一強），贊成者四八人（百分之九弱）。反對美現行對華政策者四六四人（百分之八十），贊成者六一人（百分之十強），無意見者五九人（百分之十強）。反對蔣記新憲法者三八一人（百分之六五強），擁護者一二四人（百分之二一強），無意見者八一（百分之一四弱）。反對內戰的五三五人（佔百分之九十一強），贊成者三四（百分之六弱），無意見者一七（百分之三）。主張由中國人民自行解決國共糾紛者五零五人（佔百分之八十六），贊成美蘇調解者五七人，美蘇英調解者十五人，聯合國調解者十七人（大公報註：參加測驗者多主張如自己解決不了，退一步，第一希望美蘇兩強調解，第二希望美蘇英）。投函參加者，大多數表示最愛民主，恨內戰獨裁貪污特務，[illegible]和平生活，最[illegible]。

上海各界人民

聲援「二一九」慘案

（新華社延安十六日電）上海十二日訊：上海勸工大樓「二一九」慘案發生後，滬市人心異常激憤，各人民團體已組成「二一九慘案後援會」，該會將發表正式聲明，駁斥吳國楨之[illegible]。上海工人協會、東北文協、民盟、農工民主黨（即第三黨）則均已正式發表聲明，表示悲憤抗議，並誓爲血案後援。中國勞工協會理事長朱學範自香港馳電百貨業職工會慰問。「愛用國貨抵制美貨籌備會」發表「告全國同胞書」，控訴國民黨特務罪行，並表示：「本會遭此殘酷迫害，決不半途而廢，一息尚存，此志不渝。」市民均踴躍獻金，慰問勸工大樓受傷及遇難者，「梁仁達治喪委員會」×日內即收到賻儀三百三十八萬餘元。

蘇中軍民主動出擊

半月殲敵四百

（新華社華中十六日電）據一月廿六日至二月九日半個月不完全統計：蘇中各地新四軍地方部隊與民兵游擊隊在反「清剿」反「掃蕩」與參加主動出擊中，共斃傷蔣軍營長以下及「還鄉團」等四百餘人，收復東台西北之鄭家莊，如皋東北之小海口、湯家莊、朱家渡、唐家閘，海安東北之貴家集，興化之戴家舍、界牌頭等蔣軍據點。其中較大戰鬥，有本月九日新四軍某部伏擊由泰縣北犯之蔣軍四十九師之十九旅殘部兩個團，經兩小時激戰，就將其全部擊潰，另連排各一被殲，共計俘蔣排長以下五十七名，斃傷五十餘名，本月四日，蔣軍及「還鄉團」三百餘人，配合蔣記第二砲艇隊第五十號砲艇及舢板船三艘，自興化城向海河村「掃蕩」，被當地人民武裝阻擊於郭家[illegible]，斃傷蔣軍艇長以下一百餘名。

北平國民黨特務

陰謀暗殺愛國學生

各校學生呼籲加强團結反抗暴力

（新華社延安十六日電）據天津大公報及北平世界日報披露消息：北平國民黨特務，陰謀暗殺愛國學生，[illegible]抗暴運動之各校學生。北大、清華等校，[illegible]日上午，北平各學校均出現了「[illegible]」的標語，揭發國民黨特務此一陰謀，北平市黨部已經召集幹部會議，謂現在[illegible]共產黨份子及參加抗議美軍暴行運動的學生，我們應該採取行動，立刻清楚調查，把他們一網打盡，每七人爲一小組，每人發手槍一枝，立刻開始行動。」佈告最後一句是：「我也參加了那幹部會議，但是我不敢寫出我的名字，因爲他們會殺死我的。」同日下午，清華燕大亦出現類似的佈告。國民黨特務此一陰謀被揭發後，各校學生均異常憤怒，七日[illegible]

北大清華各校均貼出佈告，呼籲同學加強團結，提高警惕，[illegible]

人民叛逆郝鵬舉就擒記

晉芯

人民解放軍對郝鵬舉部的自衛戰，經一整夜的戰鬥，郝部已傷亡慘重，僅以一個團的兵力，憑藉着莊上的三個堡壘和工事，絕望的抗擊着，然而人民解放軍已從南面和東南面越過二百米的開闊地突進去了。郝軍企圖從西面突圍，却又被截斷，一部潰竄，一部又狼狽逃回在人民解放軍的面前，郝部官兵的戰鬥意志已喪失殆盡。

彭營長率部突破了工事，迎面碰到郝鵬舉派來求降的人員。

當彭營長走進郝軍總部的小屋子時，院子裏的槍砲仍然還在射擊的位置上。

郝鵬舉化了裝，穿着老百姓的便衣，光着頭，坐在東屋裏的草堆上，他的隨員們瑟縮地圍繞在他的周圍。

「對不起，對不起。」郝鵬舉向彭營長舉着手說：「我腳痛，請原諒我不能起來，你們辛苦了。我早說不打了，打什麼呢？都是我的不對。」

當時，郝下了繳械投降的命令，於是蔣介石加委的第四十二集團軍總司令部便從此毀滅了。

這是二月七日黃昏的事情。

當天晚上，郝鵬舉即被押送人民解放軍某部前線指揮所，郝默默地坐在一個短板凳上，把手伸向火爐邊取暖，臉色灰黯無光，眼皮有些臃腫，畏懼與怯弱，更增加了他的疲憊。

「一切責任由我負。」郝鵬舉像機器一樣重複着：「所有的責任應該由我負。解放區黨政軍民對我很好，無論政治上、物質上，都比國民黨方面好，我上了蔣介石的誘惑的當，我對不起解放區老百姓，我對不起我的官兵，也對不起自己。」他的話音慢吞吞地，他吸着紙烟，一支接着一支，[illegible]

「唉！……現在，……什麼也不能說了。」現在郝鵬舉除了在正義的面前，還有什麼可說的呢？

英勇的綏蒙騎兵

趙庭泰

（一）

去年冬季的一天，我們這支人民鐵騎，從戰鬥中回來休息，戰士們剛端起飯碗，馬剛吃進一口草，黑子山的山頭，就又傳來一陣緊急的槍聲。

戰士們立刻騎上戰馬，在東山的半腰與傅匪鄂友山的騎兵展開了戰鬥，敵人四個騎兵團從山上衝向我×團。英勇的人民騎兵，趁敵人正在下山，就猛追過去，敵人騎兵雖多於我們三倍，但沒有交鋒多久，便慌亂着向四處竄跑了。我軍在西山上鞏固了陣地。

敵人的指揮官，三次吹起了衝鋒的號音，但衹有幾個敵兵向前移動了幾步，就縮着首不前。下午敵人又分二路向我進攻，一團從南邊衝來，二團從北面衝來，我英勇的鐵騎展開猛烈的反衝鋒，戰士們催動戰馬，拔出大刀，在陽光下晃着耀目的光亮，敵人嚇得回頭亂跑。在追擊中，敵人的屍首遍地，還被我們俘虜了七十多個。黃昏時勝利的結束了戰鬥。

（二）

當人民的騎兵，駐紮在廟都時，一天清晨，在山頭放哨的警戒組，忽然看見山後的紅旗在打旗語：「你們是那一部分？」

「你們是那一部分？」警戒組發着反問。

「我們是二團，團長姓頭，你們是那一部分？」紅旗打着回答。

「騎兵旅！」警戒組做地回答。

一聽「騎兵旅」三字，敵人的紅旗突然消失，部隊開始混亂，我軍發出衝鋒的號響，戰士們個個勇氣百倍，自信地說：「咱們的運輸隊又來了。」有的說：「拿咱們的大刀給他們打個收條！」牛振國的那匹駿馬，一聽衝鋒號，就豎起兩隻耳朵，一溜煙地衝向敵人，牛振國還未用刀砍他，敵人早就從馬上摔下來了。戰士們都笑着稱讚他的英勇。他點點頭，撫着馬背說：「這馬可得勁哩！跑得快！衝得猛。」我×團又一次的消滅了敵人。

福貴（一續）

趙樹理

四

十四那一天自樂班要在廟裏唱戲，打發人來叫福貴。福貴這時候正丟得慌心，只好推辭道：「小孩子才三四天，家裏離不了人照顧。」白天對付過去了，晚上非他不行，打發了別人叫了幾次沒有叫來，叫人頂他的角，台底下不要。有些說：「本村唱個戲他就拿這麼大的架子！抬也得把他抬來！」

東屋嬸在廟房樓上聽見這話，連忙喊道：「你們都不知道！不是人家孩子的架子大，人家家裏沒吃的，三四天沒有吃飯，只喝人家媳婦點來渣渣，那能給咱們唱？」東屋嬸這一喊叫，台上台下都亂說：「他早不說？正月天誰還不能給他拿個饃？」東屋嬸說：「這孩子臉皮薄，該不是不想說，那丟人話啦！跟他說明，來了請他到棚底吃幾個油糕，社裏出錢！」問題算是解決了，社裏也出幾個錢，唱戲的朋友們也給他送幾個饃，才供着他唱了這三天戲。

社裏還有個規矩：每年正月唱過戲，還有唱戲的人一些小費，不過也不多，一個人不過分上一兩毛錢。福貴大把式，分給他三毛。

那時候還是舊社會，正月天村裏斷不了賭博。十七這一天前晌，他才從廟裏分了三毛錢出來，一夥愛賭錢的青年孩子們把他攔住，要跟他耍耍錢。他心裏不淨，急着要回去招呼銀花，這些年青人偏要留住他，有的說他撇不下老婆，有的說他捨不得三毛錢——話都說的不好聽：「三毛錢是你的命！」「不能給人他老婆攢體己了！」說得他也不好意思走開，就跟大家跌起錢來。他是個巧人，忖得住手勁，當小孩子時候，到正月天也常和別的孩子們耍，這幾年日子過得不趁心才不耍了。他跟這些年輕人跌了一會，就把他們贏乾了，數了數贏夠一塊多錢。

五

回到家，銀花說：「上屋老領工剛才來找你上工。他說正月十五也過了，今年寨後，掌櫃說叫早些上工哩！」福貴說：「住一住吧，不是白受啦：咱給人家住半個工，一月賺人家一塊半；咱欠人家九十塊錢，人家一月賺咱三塊六，除給人家受了苦，幾個月還得兩塊多，賺到哪裏？」銀花說：「不住不是貼得越多嗎？」福貴說：「省下些工，一把挑挑還能尋個活錢。」銀花說：「尋來活錢不還是還給人家嗎？這日子眞不能過了呀！」福貴說：「早就不能過了，你才知道？」他想：住也是不能過，不住也是不能過；一樣不能過，爲什麼一個活人叫他拴住？「且不給他住，先去糴二斗米再說！」主意一定，向銀花說明，拿了個口袋便往集上去。

打村頭起一個光棍家門口過，聽見行人跌錢，拐進去一看，還是昨天那夥青年。有一個跑來拉住他道：「你這人賭錢眞不老實！昨天爲什麼贏了就走了？眞不算人！」福貴說：「你輸乾了，叫我跟你賭嘴？」說着就回頭要走，這青年死不放，一手拉着他，一手拍着自己口袋裏的銅元說：「騙不了你！只要你有本事，還有你贏的！」福貴走不了，就又跟他們跌了一會，也沒有什麼大輸贏。這時候，外邊來了個大光棍，擠到場上下了一塊現洋的注，小青年誰也不敢叫他這一注，慢慢都抽了腿，只剩下四五個人。福貴正預備抽身走，剛才拉他那個青年又在他背後道：「福貴！你只能捉弄我，碰上一個大把式，就把你的戲煞了！」福貴最怕人說他做什不如人，賭着氣跌了一把，恰恰跌紅了，殺過一塊現洋來。那人又從大兜肚裏掏出兩塊來，下在注上叫他夜，他又不好意思說往太大，便碰着頭皮夜了一把，又殺了。那人起了火，又下了五塊，他戳戳就又跌了一把，跌了兩個紅，一個皮，[illegible]就又轉到別人手裏。這時候，老領工又來叫他上工，他說：「遲遲再說吧！我還不定住不住啦！」那個青年站在福貴背後向老領工說：「你不看這是什麼時候？」贏一把抵住受幾個月，輸一把抵住歡幾個月，那裏還能看起那一月一塊半工錢來？」老領工沒有說什麼走了。

隔了不大一會，一個小孩從門外跑進來叫道：「快！老村長來抓賭來了！」一句話說得全場的人，不論賭的看的，五零四散跑了個光，趕老萬走到院裏，一個人也不見了。

晚上，福貴[illegible]來，老萬打發領工把他叫到家，好好教訓了他一番，仍叫他給自己住，說：「住也可以，只[illegible]能借一年錢！」老萬合計了一下：「四畝地打下的糧不夠給自己上利，再借下銀指什麼還？」不合算，不如另僱個人。」這樣一算，便說：「那就算了，不過去年的利，還短七塊，要不住就得拿出來！」福貴說：「四畝地乾脆給你吧！我種上也打不夠給你！」

就這麼簡單，過了一兩天，老萬便叫伙計往這地裏扎了糞。

福貴這幾年才把地堰壘得齊齊整整的，如今給人家種上了，不看見不生氣，再也不願到地裏去，可是地很近，一出門總要看見，因此常鑽在賭場不出來，賭不賭總要散散心，這樣一來二去，賭場也離不了福貴——手不夠就要叫他配一腳。

六

福貴從此以後，在外在家少，起先還只在村子裏混，後來別的光棍也常叫上他到外村去，有時候走得遠了，三月兩月不回來。東屋嬸跟銀花說：「他再回來勸一勸他吧！人遊流的時候長了，就不能受苦了！」銀花有一回眞來勸他，他說：「受不受都一樣，反正是個光！」

他有了錢也常買些東西給銀花小孩子吃，輸了錢任憑餓幾天也不回來。對銀花，他常說他幹的不是正事，不願叫老婆孩子跟他受累，銀花也知道他心上不痛快，見他回來常是順着他；也知道靠他養活不住，只能靠自己的兩隻手養活自己和小孩。自己紡織沒錢買，只好給別人做活，賺個手工錢。

有一年冬天，銀花快要生第二個小孩，給人家紡織賺了一疋布，自已捨不得用，省下叫換米熬米湯，恰巧這個時候福貴回來了。他在外[illegible]

[illegible]一月米，就說我這兩天給他紡花！」福貴去了。因爲這幾年混得招牌不正，人家怕他是搗鬼，推說沒有麼出來。聽着西屋的媳婦哭，她婆婆揭起簾低低叫道「福貴！來！」福貴走到跟前，那老婆婆說：「有點小事叫你辦辦吧，可不知道你願意不願意？」福貴問她是什麼事，她才說是她的小孫女死了，叫福貴去送送。福貴可還沒有幹過這一手，猛一聽了覺着這老婆太欺負人了，「這些事怎麼也敢叫我幹？」他[illegible]

[illegible]村裏沒有[illegible]村來，偷偷往回看了一下，村邊有幾個人一邊望着他，一邊嘻嘻呱呱[illegible]

副刊

不屈服的孩子

王錦

去年十月初四，閻頑到嵐縣某村從地窖內搜出了十五歲的王來安。一個閻頑軍官問道：「你們村的村長、農會秘書、民兵隊長是誰呀？」王來安說：「我天明起就到學校唸書，回來也不到街上耍，我不知道。」

閻頑軍官生氣地說：「你們村的人你不知道?!快說！」

王來安心想：「這些幹部都是爲全村老百姓辦事的，今春學校教員，他們到區上交涉來，我還能說出他們來?!」這樣一想，接着更堅決的說：「不知道。」

閻頑軍官就把他捆起來，另一個閻軍就哄他說：「你說了吧，你一個小孩說了也沒關係。」但王來安仍堅決不說，閻頑軍官就命令：「拉出槍斃了！」

王來安想：「我要不說就能保住他們的命，我死了，他們也能給我報仇！」所以就在這個緊要的關頭上，他仍沒說出一個字來。

閻頑軍看看無法，就帶回據點去要他當了兵，有一天，王來安瞅了個空子，就溜出村外，向他村跑去，但不幸被閻頑軍哨兵發覺，王來安看看無法，他又不願當害老百姓的頑固軍，就咬緊牙關，閉住眼，跳到了一眼井中裏。這位不屈的兒童，就這樣英勇的犧牲了，表現了中華民族的正氣。

「想辦法去了」

松茂

民國三十一年，臨縣西山上的劉明秀，被閻錫山的砲二十七團山砲四連抓去當了一天兵。劉明秀在門口坐着取暖。閻頑連長看見了，說：「劉明秀看你滿臉鬍鬚，今天晚上來剃光。」劉答：「報告連長，園子地裏有一層又一層。幾個月沒跟餉，那兒有錢剃鬍子？」

閻頑連長說：「不剃不行，長着鬍子多難看！」

劉說：「年歲不饒人，人老了那能不長鬍子。」

劉明秀再三的推辭捨不得剃去多年的鬍子，那王八連長生了氣，便把劉明秀打發去當馬夫。隔了數月，劉明秀在井邊飲牲口，偶而又碰見那王八連長。

「老傢伙，騾子瘦成一把柴，你怎麼餵的？」

閻頑連長生氣了，說：「滾川的老傢伙，給好的騾子也要下膘。」

「好媳婦作不出無米粥，只給草不給料，再老子想辦法。」

劉明秀回到家裏，躺在炕上，想到那王八連長叫咱想辦法，想什麼辦法呢？很長時間後，他決定把他肚裏的辦法想出來，第二天劉明秀就不見了。有人笑着說：「想辦法去了」，原來他實行了早想跑到解放區來的辦法。

臨縣五區民謠：

白麵饃饃包豆子，
八路軍來了高興的。
蕎麵窩窩包豆子，
「愛鄉團」來了氣肚子。
羊肉炒白菜，
時時盼望八路軍來。
饑荒窩把樹皮撥，
盼望閻軍快完蛋。
（爾華記）